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八

八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

集

晉孝武帝曜改寧康

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十歲即位崇德

太后臨朝二月祖沮排兵來朝有不臣之志三月疾遷姑臧七月卒弟仲代領

一

兵蓋志王宜三十五崩濟

寧改太元○旃檀瑞像是年到長安住一十

七年

秦姚萇

字景茂南安赤亭羌人其先有

幼子也初仕苻堅為陽武將軍因南伐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年改建興

西秦乞伏國仁

本西鮮卑人其先自漢北

軍于鎮勇士川符堅既敗國仁自稱大

百改

後涼呂光

字世明洛陽氏人也父安婁仕

四寸目有重瞳王猛見而異之舉以為

將軍兵七萬兩征其降者四十餘國至

後燕慕容垂

字道明之弟身長七尺五

堅用之將使伐晉既取遼中

改國號燕立十三年壽七十卒

第一九〇册

後秦改白雀

太元九年法師惠遠以秦亂來歸于晉遠
出鴈門賈氏少為儒生博極群書尤邃周
易莊老嘗與弟惠持造安法師席下聞出
世法而悅之歎曰九流特糝糠耳遂出家

安門徒數千遠居第一座及關中擾亂安
散其徒皆諄諄規誨而遣之遠別獨不與
一言遠恠問安曰若汝吾何言哉遂自荆
州將之羅浮抵潯陽見匡山愛之廬於山
陰太守桓伊為初精舍一昔風雷拔樹鼓

沙石蕩平基致木于土特以為神運馬初
太尉陶侃鎮廣州有漁于海得文殊像送
寒溪寺寺嘗經火而像屋無恙其後侃鎮
武昌使人迎之十輩不能舉既而釵力致
之舟舟輒沒遂失其像時謠曰侃唯劍雄

曠

像以神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初寺
心祈之於是像冷然自至時晉室微而天
下奇才多隱居不仕若彭城劉遺民豫章
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
炳張士民李碩等從遠遊并沙門千餘人

結白蓮社於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期生
淨土及聞羅什法師入關遠望風欽敬遣
書通好詞曰去歲得姚右軍書且承德聞
仁者曩日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譯未交
聞風而悅頃承懷寶來游則一日九馳徒

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增其勞
佇夫旃檀移植則異物同薰摩尼吐曜則
衆珎自積且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
獨善於前踪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為
著之什答曰既未言面又文詞殊隔導心

之路不通得意之緣玆絕傳譯來脫粗述
德風比何如必備聞一途可以蔽百經言
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勗哉仁者善私
其事夫才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
之者道隆未具者凝滯仁者備之矣所以

與

三

寄言通好因譯傳心豈其能盡粗酬來意
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
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為媿耳今往常所
用鑰石雙口澡灌可以備法物數也并遺
偈一章曰既已捨染樂心得善攝否若得

不馳散深入實相否畢竟空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惠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復答以偈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感想更相乘觸

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塗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來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初中國未有涅槃常住之說旦云壽命長劫遠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哉乃著法性論略曰至極以

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羅什見論歎曰遠未及見經暗與理會豈不妙哉秦王姚興致書餉遠龜茲細縷雜變像以伸款敬安城侯姚嵩獻珠像并釋論曰大智論新記龍猛所作法師當冠以叙文以昭示

萬世此邦道人同所欽聞也遠以大論文廣謙讓不諾乃抄其要為二十卷而別叙之相玄輔政勸安帝沙汰僧尼詔曰沙門示有能伸述經牒演說義理律行脩整可宣寄大化者聽依所習不者悉令罷道唯匡

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遠以書抵玄陽縱而陰奪之遂停其詔遠嘗稽考禪宗別傳之旨源流所自及祖師達磨之來遂皆符合云陶淵明隱居柴桑從遠問道深相敬四仰謝靈運投名入社遠拒之不內及宗炳

著明佛論顏延之析達性論周顒駁夷夏論鄭道子著神不滅論皆稟遠是正焉至隆安中桓玄重申庾冰之義欲沙門盡敬王者朝廷承風旨多與玄合因以問遠曰此一代大事不可使朝廷失體也得八座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書今以似君君其件件詳論不敬之意以釋其疑便當行之遠答其書并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劇陳所以不拜之意玄始意堅及得遠論即緩其事未幾篡位乃下書曰佛法弘大所不能測推奉主之情欲

興其敬今事既在已宜體謙冲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安帝避玄還次潯陽詔遠見于行在輔國何無忌勸遠一出遠固辭以疾帝再詔問勞勅九江太守歲時送米資奉一居三十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送客

第一九〇册

以虎溪為限弟惠持亦有高行蓮社眾數
千持居第一座太尉王珣嘗問豫章刺史
范甯遠公與持孰愈甯曰賢弟兄也珣曰
但令如弟所未易有况復賢耶遠臨終其
徒進蜜漿者遠懼違律令左右檢律未終

藏八

五

卷遂合掌西面而逝年八十有三有匡山
集三十卷行于世

靜持 達不 同持 大時 討論
宋朝明教大師契嵩過遠影堂列六事題
之其辭曰陸脩靜異教學者而送過虎溪
是不以人而棄言也陶淵明耽酒于酒而

與之交蓋簡小節而取其達也跋陀高僧
以顯異被擯而延且舉之蓋重有識而矯
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不取而果沒于刑
蓋識其器而慎其終也盧循欲叛而執手
求舊蓋自信道也栢玄震威而抗對不屈
蓋有大節也大凡古今人情莫不畏威而
苟免忘義而避疑好名而昧實黨勢而忍
孤飾行而畏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尊一
代為賢者師肯以片言而從其人乎孰有
夙稟勝德為行耿潔肯交醉鄉而高其達

乎孰有屈人師之尊禮斥逐之客而申其
賢乎孰有拒盛名之士不與於教而克全
終乎孰有義不避禍敦睦故舊而信道乎
孰有臨將帥之威在殺罰暴虐之際守道
不撓而全其節乎此固遠公識量遠人獨

出於古今矣若其扶荷至教廣大聖道垂
裕於天人者非蒙乃能盡之其聖歟賢耶
偉乎大塊噫氣六合清風遠公之名聞也
四海秋色神山中聳遠公之清高也人龍
僧鳳長揖巢許遠公風軌也白雲丹壑玉

樹瑤草遠公棲處也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少孤事母以孝聞
才藻自負不委氣于時俗雖寒餓在已威
福當前其意湛如也司徒王謚承相栢玄
侍中謝混太尉劉裕咸嘉其賢欲相推薦

爽

六

程之力辭乃之匡山託于遠公遠曰官祿
巍巍何以不為程之曰君臣相疑疣贅相
虧晉室無磐石之固物情有累卵之危吾
何為哉遠然其說大相器厚太尉亦以其
志不可屈與群公議遺民之號旌馬時雷

次宗周續之畢穎之張秀實宗炳等同依
遠公遠曰諸君之來豈宜忘淨土之遊乎
有心焉當加勉勵無宜後也以程之最文
使誌其事號蓮社誓文其辭曰維歲在攝
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

惠遠真感幽興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
心正信之士雷次宗劉程之等百有二十
三人集于廬山之陰般若臺精舍阿彌陀
佛像前率以香花敬薦而誓惟茲一會之
衆夫緣化之理既明而三世之傳顯美遷

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
潛論悟無常之期切審二報之相催知險
阻之難苟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
仰思攸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
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
無方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感愈心
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
夢欣懽百於子來於是雲圖表暉景俾神
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天啓其誠冥
運求萃者矣可不克心克念重精疊思以

疑其慮哉然景續參差功福不一雖晨期
云同而夕歸攸隔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
矣是以慨然胥命整衿法堂等施一心亭
懷幽極摺茲同人俱游絕域其有警世絕
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
幽谷先進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後妙觀
大儀啓心真照識以悟新形由化革藉美
蕖於中流蔭瓊柯以詠言飄靈衣於八極
沉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以
自怡臨三途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結衆

靈而繼軌指太息以為期究茲道也豈不
弘哉

太元初符秦盛時德星屢現大史秦外國
當有智人入輔及秦主攻襄陽得法師道
安喜以為應安謙讓不敢當因勸秦主迎
龜茲國法師鳩摩羅什堅從之即其驍騎
將軍呂光以鐵騎七萬伐龜茲謂曰若獲
羅什馳驛送歸光軍至什謂龜茲王白純
曰國運替矣有勅敵從日下來宜供奉之
勿抗其鋒純不納拒之大為光所破遂獲

羅什光見什齒少凡人戲之妻以龜茲王
 女什苦辭以為不可光飲以醇酒同閉室
 中遂為所逼及光還而符堅已敗因僭王
 姑威父子相繼皆庸才不知道什蘊深解
 混居其國今長所宣化秦主姚萇者西戎羗

也符堅之敗萇為宿將率其部屬反叛堅
 與之戰不利遂為萇縊殺之于佛寺萇襲
 其位都雍關改長安為常安在御八年符
 堅領鬼兵白日入宮刺中其陰出血石餘
 而崩子興即位降帝號而稱天王未幾干

戈寢息風化大行嘉祥沓現及樹連理初
 生於殿庭咸謂智人入國之端乃遣姚碩
 德伐涼呂隆迎羅什法師至秦主深加禮
 遇待以國師大闡經論震旦宣譯至符秦
 并什法師等兩朝出經律論三藏凡八百

餘卷云

符丕改大安

西秦改建義

北朝魏

雷氏曰

魏書 跋 王水
 德部 雲中
 道武明元太武文成獻文孝文宣武孝明
 孝莊 蘇門 後廢出帝魏上十二一百四九

梵志同覩白氣貫于上下王曰斯何瑞也
梵志預知尊者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魔
來之兆耳何瑞之有即鳩諸徒衆議曰不
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
各有呪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尊

者至先見宮墻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
王所王曰師來何為祖曰將度衆生曰以
何法度祖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
不勝其怒即以幻法化大山於尊者頂上
尊者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

尊者尊者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
為王演說法要俾趣真乘又謂王曰此國
當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
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纓絡
故人謂之纓絡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

變

十

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何行急即荅云汝
何行慢或問何姓乃云與汝同姓莫知其
故後王與祖同車而出見纓絡稽首於前
尊者曰汝憶往事否曰我念遠劫中與師
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

日之事蓋契昔因尊者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内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偈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尊者付法已即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滅願王於寂上乘毋忘外護即還本坐跏趺而逝化火自焚王收舍利塔而瘞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皇後涼改麟加

登旃檀瑞像此下至江南住一百七十三年矣

年前秦苻崇改延初十月為乾略

後秦姚興改皇初字子畧長子并之長安立于裡二十二年

壽五十五歲

爽

士

帝安帝德崇武帝長子生而不惠至於寒暑不能辨年三十五歲即位治

堂并休平改一名儒宗十五歲即位治

後涼改龍飛稱涼天王

後燕慕容寶字道祐乘之第四子立二

北魏改皇始建天子元永康壽四十四歲

第一九〇册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〇册

南燕慕容德

字玄明號少子身長八尺二寸安悅唯後燕寶死乃據

滑登北燕部廣固

南涼秃髮烏孤

河西鮮卑人其先與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

塞北遺于河西呂光遣使署為益州牧自稱大單于西平王都廣武徒樂都改立三年

北涼改業

張掖次

西涼李暠

字玄盛能西成絕人漢將軍李廣十六代係祖介仕張軌為將

因據河西至焉即唐太宗稱涼立十七年八世祖也

竺僧朗京兆人也專以講說為任而踈食

布衣志耽物外自皇始移上太山薙茅居

龜

之時聞風而造者百有餘焉道德疑懷千里哲人競湊芳聲播遠五朝天子移風育物飛符孰能並駕

一符堅書曰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大聖應期靈權超逸蔭蓋十方化融無外若四

海之養群生等天地之育萬物養生存死澄神窈妙朕以虛薄生與聖會而隔萬機不獲輦駕今遣使人安車相請庶冀靈光迥蓋京邑今并奉紫金數斤供鍍形像績綾三十疋奴子三人可備洒掃至人無違

幸望納受想必玄鑒見朕意焉既請已師
禮事之

二晉武帝曜書曰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
敷德光時聲飛東嶽乃至思與和上同養
群生至人通微想明朕意今遣使者送五

麻

土

色珠像一軀光錦五十疋象牙簾五領金
鉢五枚到願受納

三後燕成武帝慕容垂書曰皇帝敬問太
山朗和上澄神靈緒慈蔭巨國凡在含生
孰不蒙潤朕承籍慕統方夏事膺昔蜀不

恭魏武舍慨今二賊不平朕豈獲安又元
戎克興狂掃暴亂至人通靈隨權指化願
兵不血刃四海混伏委心歸依久敬何已
今遣使者送官絹一百疋袈裟三領綿五
十斤幸為呪願

四魏太祖道武皇帝書皇帝敬問太山朗
和上承妙聖靈要須經略已命元戎上人
德同海嶽神筭遐長與助威謀克寧荒服
今遣使送素絹二十疋白氎五十領銀鉢
三枚到願受內

五南燕慕容德親與齊州朗和上建神通
 寺與師書曰敬問太山朗和上遭家多難
 灾禍屢臻昔在建熙王室西越賴武王中
 與神武御世大啓東夏極拔區域遐邇蒙
 蘇天下幸甚天未忘灾武王即宴永康之

庚

主

始東傾西蕩京華播越每思靈闕屏營飲
 淚朕以無德生在亂兵遺民未幾繼承天
 祿幸和上大恩神祇蓋護使者送絹百疋
 并假東齊王奉高山荏二縣封給書不盡
 意稱朕心焉五朝御啓師悉回荅恐煩不

錄見唐弘明集

丁酉改隆安○北涼改神璽

後燕改永康

後燕慕容盛

字道運實之庶子立三年壽二十九年改年建平

北魏是年即帝位改元天興道武下詔曰

魏書

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
 沒神蹤遺法信可依憑勅有司于京師建
 飾容像脩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正
 是歲作浮屠殿二所謂耆闍須彌別構禪
 房法座莫不嚴具焉

後秦改弘始○後燕改長樂中道之世少子在位六年壽二十三歲

後涼呂纂改咸寧○北涼改天璽

李南涼利鹿孤烏孤之弟立二年改建和

是年作法師卒鳩摩羅什此翻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勛烈父鳩摩羅炎有美節避相

位出家龜茲王闍請為國師以妹妻焉遂生什曰誦千偈三萬餘言大小乘宗莫不該覽苻秦建元十三年德星現之苻堅使呂光西討及聞堅敗據姑威稱涼弗獲師面姚秦弘始三年三月庭樹生連理逍遙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園有慈變蓋以表智人應入中國九月呂隆來降十二月二十日迎師居逍遙園與以國師禮待之甚見優寵仍命譯經論三百餘卷資學三千拔萃有八曰道生僧肇道融僧叡道恒僧影惠觀惠嚴等各有著

漢

高

述如別傳明可謂一時之盛千載光華又舉僧碧為僧正以政僧事沙門惠叡精識遠到隨什傳寫每與叡言西方辭體特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為善凡觀王者必有贊德經偈皆其式也嘗歎曰吾著

第一九〇册

大乘阿毘曇非迦旃延比也時無深識者
 因悽然而止獨與秦王著實相論二卷秦
 王機政之暇躬與什對譯尋覽舊經多所
 紕繆什釐正之嘗講經草堂寺及朝臣沙
 門數千衆肅容觀聽一日王謂什曰法師

才明超悟海內無雙可使法種不嗣哉遂
 以宮嬪十人逼令受之什亦自謂每講有
 二小兒登吾肩欲障也自是不住僧房別
 立廨舍諸僧有効之者什聚針盈鉢謂曰
 若相効能食此者可畜室耳舉已進針

如常饌諸僧愧止初在龜茲隣國諸王會
 同每請什說法必跪伏座前命什踐肩而
 登座嘗與母謁大月氏國北山尊者北山
 謂其母曰善護此沙彌年三十五毘尼無
 缺度人如優波鞠多不爾正俊法師耳杯

史
五

渡比在彭城聞什入閤歎曰吾與此子戲
 別三百年矣相見杳然未期遲於來世耳
 什嘗升座每曰譬如臭泥中生蓮華但取
 其華勿取臭泥也居秦才九年而疾口出
 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

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集衆告別曰因法相逢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自以闇短謬充傳譯所出經論唯十誦律未及刪繁若義契佛心焚身之日舌不焦壞言訖而逝闇維日舌果若紅蓮色而不壞

云

論曰漢光武生於南陽而南陽無賤士羅什至閩中而奇才畢集經稱聖賢出世皆有因中同行開士隨後下生以佐佑其化信不誣矣方魏晉以來大法草昧西域沙

門至者例以神迹顯化中國雖有奇傑聞出然多圓情外學迨什公之來然後大法淵源始淳學者得以盡心方等而蔑視老莊蓋什公有力於法門豈小補哉持以宿障之累致其居閩中才九年所蘊十未行

一而不克壽秦王有致什之功而弗能成其美嗚呼使什公夙德梵行副其所蘊獲永天年以光大教之序雖彌勒出世尚何加焉
法師道碧以奉律精苦為秦王所重自什

僧史

公入閔僧厓以萬數頗多愆濫秦王患之遂置僧正下詔曰大法東遷於今為極僧厓寢多宜設綱領宣授遠視以濟頽緒碧法師早有學誼晚以德稱可為國僧正給與吏力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又以

史

去

僧遷禪惠為悅眾以法欽惠斌為僧錄班秩有差尋加親信仗身白從各三十人時師子國有婆羅門號聰明為異道之宗聞什在閔中馱其書至乞與僧辯論閔中沙門相視缺然什謂法師道融曰子可以

當之融願外道經書未讀乃密使人錄其書目一覽即誦尅日議論秦主與公卿大集婆羅門以能博觀為誇融數其書亦秦地經史三倍之什乘勝嘲曰卿乃未聞秦有博學者乎敢輕遠來於是婆羅門愧服

再拜融足下而去

法師道恒幼事後母以孝聞母亡去為沙門從什公遊什愛其才與道標齊名秦主雅聞二人有經綸術業令尚書姚顯宣旨致勉罷道輔政恒標抗表陳情略曰漢光

武成嚴陵之節魏文帝金管寧之高陛下
天縱之聖議論每欲遠革堯舜今乃冠巾
兩道人反在光武魏文之下主復命什碧
等勉諭之必欲遂其心什碧等奏章叙其
事略曰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恒標業已

夾

七

毀除須髮著不正之衣今使處簪紳之朝
非其志也且大秦龍與異才輩出如恒標
等未為卓越主又下書於是舉衆懇乞乃
得寢恒歎曰名進真道之累乃與標去入
琅邪山終世不出

法師僧叡幼有盛名及徒羅什受業妙悟
絕倫秦主嘗問司徒姚嵩曰叡公誰可比
嵩曰未見歸宿及朝會公卿大集叡風神
朗徹直指以謂嵩曰四海僧望也叡講成
實論什公曰此爭論中有七處破毗曇子

能辨乎叡舉以應問皆當其意什歎曰子
真精識傳譯有賞音吾何恨焉

法師僧肇幼家貧為人傭書遂博觀子史
尤善莊老蓋其粗也年二十為沙門名震
三輔什公在姑臧肇走依之什與語驚曰

法中龍象也及歸闕中詳定經論四方學者輻湊而至設難交攻肇迎刃而解皆出意表著般若無知論什覽之曰吾解不謝子文當相揖耳傳其論至匡山劉遺民以似遠公公撫髀歎曰以為未嘗有也復著

物不遷等論皆妙盡精微秦主尤重其筆札勅傳布中外肇卒年三十有二當時惜其早世云

童 涼呂隆改神鼎

北涼沮渠蒙遜

臨松廬水胡人其先為兜奴遜後殺故立于張掖治

後燕慕容熙改光始

三十三年壽十六改水安

童 改元興

南涼僂檀利鹿狐弟立十三年

元興元年天竺弗多羅尊者至秦義學沙

歐大

大

門數百人從之於中寺出十誦梵本什公翻譯及半而弗多卒會沙門曇摩流支至亦善毘尼匡山遠公聞而喜走書闕中勸流支出其律足成之流支乃與什公續而終焉律儀大備自此而始

天竺尊者佛陀耶舍至姑威聞什公受秦
宮女歎曰什如好綿其可使入棘刺乎什
聞耶舍為已遠來恐相失而返勸秦王迎
之使至耶舍曰明旨遠降使當驛馳副檀
越待士之勤脫如見禮羅什則貧道當在

北山北矣使還王欽佇不已復遣使盡禮
致之耶舍乃肯來王郊迎別剏精舍處之
供設如王者耶舍一無所受時至分衛一
齋食而已善昆婆沙論而髡赤時號赤髡
婆沙後遊匡山為遠公所重躬自負鐵於

紫霄峯頂鑄塔以如來真身舍利藏其中
今存焉

祭元興二年太尉桓玄久懷慕奪及升宰輔
崇以震主之威下書令沙門致拜君親玄與
八座書重申何庾議沙門不敬王者以謂

庾意在尊主而禮據未盡何出於徧信遂
淪名軀夫佛之為化雖誕以范浩推乎視
聽之外以敬為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殊
非恭敬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
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

而此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在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實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在君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于時尚

書桓謙中書王謚等抗諫曰今沙門者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如育王禮比丘足魏文侯之揖于木漢光武之遇于陵皆不令屈體况沙門之人也於是亟其書咨于遠公遠慨然惜之曰悲夫斯乃交喪之所

由千載之否運想大法之將淪感往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究叙微意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或詳覽焉

沙門不敬王者論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為異出處之

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為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畧而言之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

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
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
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
之重二者之來實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
尋其本故以罪對為刑罰使懼而後謹以

爽

干

天堂為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影響之報
而明於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
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為滯累深固在
我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苑囿聲色為游觀
沉湎世樂不能自免而特出是故教之所

檢以此為涯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
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
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
奉親而獻君變俗而投簪者必待命而順
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

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著
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
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叙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教也

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
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
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則
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
反者也若斯人者目誓始於落簪立志形

變

主

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
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章服不得與世典
同禮遯世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
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
廣開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

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
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
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
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
篤照太息以語仁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

雖將面冥山而游步猶惑恥聞其風豈况
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沙門不敬王者論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老氏之意以天地得一為大王侯
以順體而尊終於義存於此斯沙門所以

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體極不兼應第四

問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

其統所謂唯天為大惟堯則之始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照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理無所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為謬也固已全

矣若復顯然驗此乃希世之間

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為檢雖應世之具優劣萬差至於典成在用咸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心其智之所不知而不

史

主

閔其外者也若然則非躰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瑣說况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之外存而

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辨者非不可辨辨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辨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或亂此三者皆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閑鍵而不閑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辨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

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躰極之至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輪聖帝或為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為誰此所謂先合而後乖者

歟

三

也或有始狃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即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筭雖抑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謂先乖而後合者也若命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

涯於一檢若命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
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合
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乖則悟體極
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或衆塗而
駭之而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

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
絕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
劣亦以明矣

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必違

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
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君統
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
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
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固是陰陽之化

耳既化而為生又化而為死既聚而為始
又散而為終以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
無異統精粗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
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
於本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

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反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亦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寐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

變

語

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彼之徒則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耶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矣

答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封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為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言依係神也圓應無主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粗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

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歸悟徹者及本感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弘之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稱黃帝之言形有美

史

室

而不化又云火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此曲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形神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者為受之於形耶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為神

矣若受之於神是為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瞍等靈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合著於在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差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况降茲已還乎驗之於理則微言而

有徵校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通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游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所間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為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

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
 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
 法之効未報玄而未應乃命王公獻供信
 士屈體得無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
 沾其惠同夫素餐之譏耶主人良久曰請

為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
 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當資以糗糧錫以
 輿服否答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
 門者何耶謂其能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
 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

高者揖其同風激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
 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
 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酌其始誓
 之心况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
 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雀蚊之過乎

史

注

其前耳濡沫之惠復馬足語哉衆實於是
 始悟冥塗以開轍焉功息心以淨畢為道
 乃忻然怡衿詠言而退

晨魏改天賜

巨改義熙

南燕慕容超改太上

夏赤連勃勃

字屈局克奴右賢王去甲之

又五十四歲時十四國皆夏州自稱天

西涼改建初

天竺尊者佛跋跋陀自義熙二年至長安

什公倒屣迎之以相得遲暮為恨議論多
發藥跋陀曰公所譯未出人意乃有高名
何耶什曰吾以年運已往為學者妄相粉
飾公雷同以為高可乎後客決未了之義
彌增誠敬秦太子姚泓延至東宮對什論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法什問曰法云何空答曰衆微成色色無
自性故色即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
云何破一微答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
微故一微空沙門寶雲譯出此語不省其
意皆謂跋陀所計微塵是常更申請之跋

跋

毛

陀曰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
微微無自性則是空矣寧當言不破一微
乎時秦尚玄化沙門出入宮闕者數千跋
陀墮然而已偶謂弟子曰昨見天竺五舶
俱發應合至矣又其徒自言得初果僧正

第一九〇册

道碧曰佛不許言自所得法五舶之論何
 所窮詰弟子輕言誑惑於律有違義不同
 屢跋陀遂渡江入匡山見遠公議論不為
 遠屈遠高之遣書閩中雪其枉後於江都
 謝司空寺譯華嚴經六十卷感二青衣童

子每旦自庭沼中出炷香添瓶不離座右
 暮夜則潛入治中日以為常至譯經畢遂

絕迹不見
 丁未夏改龍升
 後燕高雲字子羽惠文熙之長子自立一陽之後因以為姓熙死帝立一

湖明淵明陶潛字元亮為彭澤令解印去居柴
 桑與廬山相近時訪遠公遠愛其曠達招
 之入社陶性嗜酒謂許飲即來遠許之陶
 入山久之以無酒攢眉而去

南涼改嘉平

北燕馮跋

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小字乞直
馮跋者因以氏為跋善飲酒一石不亂
馮跋後燕因跋善飲酒一石不亂
馮跋後燕因跋善飲酒一石不亂

西秦改更始

昌黎次平在拉二十一年
昌黎次平在拉二十一年
昌黎次平在拉二十一年

魏明元皇帝嗣

乃道武長子是年即位改元永興在位十五年壽三

十二崩西宮葬雲中金陵

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演法籍是歲明元皇帝進加僧統言允愜賜封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城公之號師皆固辭帝親幸其

喪八

天

居以門巷狹小不容輿輦更廣大之瞻敬

慰問若此年八十餘卒帝三臨其喪追贈

晉書老壽將軍趙胡靈云

庚戌法師法顯自西域還初顯於隆安二年同

顯惠景曇整等入西域求法渡流沙迷失路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以日準東西視人骨處進行遭熱風惡鬼不願至慈嶺積雪有毒龍飛砂路盤空而進不願皆萬仞險處梯而過者七日以繩為梁躡而濟者水闊八十步漢張騫甘英皆所未至也過小雪山寒甚惠景股栗而死顯哭之慟收涕孤征又三十餘國至中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里入一寺問耆闍崛山路僧曰日暮矣彼多師子且食人不可往顯念吾欲瞻靈境幸至而晚今夕若死吾志不酬身非所愛乃畏師子乎顯既至

第一九〇册

日已夕遂留山中流涕拜曰我不自知至此也坐樹下誦經夜三更師子蹲踞舐齧顯以手循之曰欲肉醉我遲誦經畢乃可耳於是妥尾而去明日歸老僧植杖立揖不答徐去有少年來顯問者年謂誰曰頭

或

无

陀大迦葉也顯追之至山有石塞岩竇不得往至南天竺得摩訶僧祇律泥洹等經留三年學梵字以經像附商至師子國同侶皆無存翻然自止會有以紈扇供佛者顯見之動東歸之思又二年達于青州太

守李嶷躬迎之護送入于京師

李西秦熾盛

始昭之子立十六年改元永康

北涼改玄始

西域三歲曇無讖由龜茲至姑威涼王沮渠蒙遜素奉大法讖居久之遍曉華言譯大般涅槃大集等經六十餘萬言猶以涅槃

品數未足復還西域訪求得之至涼譯成四十二卷凡一萬偈讖神異頗多時拓跋珪王中山聞讖思一瞻禮遣使來迎遜不許珪再遣高平公李順策拜遜涼王加九錫諭之曰曇無讖道德廣大朕思一奉

見可馳驛送至遜曰臣奉事朝廷亡所負前表乞留識今復來追此臣師也有死則已欲往則不可也順曰朝廷欽王忠義故顯加殊禮今乃以一道人虧損大功不忍一朝之忿吐所不當言失朝廷待遇之意

切為大王不取也遜曰如公之言誠美第恐情不副此耳遜竟不遣識於是拓跋珪街之道進者從識求授菩薩戒識曰當自悔七日乃未既而詣識識忽怒進曰此宿障也遂精脩三年夢中感釋迦世尊為授

戒法是夕十餘人同夢如進所見於是復詣識望見大喜曰善哉已感戒矣今為汝作證及固辭西歸遜怒其去已密遣親信中路刺殺之初識出閔日謂送者曰業期釋至矣雖上聖不能逃非愛死而固欲相遠

也史未幾遜心愧悔白日見鬼以劍刺之而卒其國為魏所併

登夏改鳳翔

道生法師天縱妙悟初涅槃後品未至生熟讀久之曰阿闍提人自當成佛此經來

未盡耳於是文字之師交攻之誣以為邪
 說於律當擯生白衆擔曰若我所說不合
 經義願於此身即見惡報若實契佛心願
 舍壽時據師子座於是袖手南來入虎丘
 山豎石為聽徒講涅槃經至闍提有佛性

義處曰如我所說義契佛心不群石皆首肯
 之後游匡山居銷景岩聞墨無識重譯涅
 槃後品至南京果言闍提比有佛性生慰
 喜不自勝遂誓死奉法
 魏改神瑞

後秦泓興之子立二十二年晉劉裕魏改泰常

西涼李歆立三年

夏改昌武次年改真興

恭帝德文改元熙安帝母弟永初元年劉

之壽三十六年于

夷

至

治二年○是年梁誌公生

右西晉即洛陽四主三十七年而有五胡

之燉

西秦改建弘

西涼冠軍恂改永建二年河西王統燉

北朝魏泰常五年光祿卿崔浩被詭帝命
浩以公歸第因脩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
道士寇謙之脩張道陵術自言嘗遇老子
降命謙之繼道陵為大師授以辟穀輕身
之術及科戒二十卷使之清正道教又遇

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
真經六十餘卷并出天宮靜輪之法謙之
奉其書獻于太武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獨
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太武
忻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

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南重臺五級道
徒由此而盛

探權宋司馬文正公曰老莊之書大旨欲同生
死輕去就而為神仙者服餌脩鍊以求輕
舉鍊草石為金銀其為術正相戾矣是以

劉歆七畧叙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技其
後有符水禁咒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為一
至今循之其訛甚矣崔浩不信佛老之書
而信謙之之言其故何哉昔戚文仲祀鷄
鵠孔子以為不智如謙之者其為鷄鵠亦

大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君子之於擇術可不謹哉

禪師玄高居交積山與沙門曇私友善聞曇無毘自北山至涼妙禪觀高往親之旬

曇私日即悟無毘歎異以為勝已及無毘西歸

有妖比丘嫉高譖於河南王世子曼曰高今聚徒將為國害曼信之欲殺高其父不許遂擯於河北居林陽堂山山盖地仙所宅夜有鐘磬聲高門弟子百餘輩拔萃者玄紹有神力嘗指地出水以給眾如紹者

又十有一人河南王迎曇私至問王何以擯高其人希世之瑞也王厚禮迎之高欲赴命山中草木為摧偃亂石塞路高曰吾志弘道自滯岩竇無益也路乃可行王郊迎之禮以為師後游涼土沮渠蒙遜禮遇

尤勤弟子僧印自謂得阿羅躡高假以神力使於定中見十方無盡世界及聞諸佛所說之法各各不同即於一夏尋其所見不盡方生愧懼明年魏使請高入于平城拓跋燾在位益加誠敬令太子晃師事之

釋氏齊著作魏收著魏書佛老志其畧曰釋氏之學聞於前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獲昆耶王及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天竺

國有浮圖之教哀帝元壽中景憲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圖經後漢明帝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傳教始以佛對帝遣中郎蔡愔等使於天竺馮浮圖遺範仍與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還洛陽得四十二章經

及釋迦立像帝令畫工圖之置清涼臺及顯節陵緘經於蘭臺石室浮圖或言佛陀聲相轉也譯云淨覺言滅穢明道為聖悟也

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神識常不滅也凡為善惡必有報應多積勝業陶冶廉鄙經無數形藻練神明乃至無生而得佛道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為著率在於積仁順蠲緣欲習虛

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脩心則依佛法僧
 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
 殺盜淫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
 奉持則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墮鬼畜諸苦
 又善惡生處凡有六道焉

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髮須釋累辭家結師
 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脩淨行乞以自
 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也其根
 業各差謂之三乘聲聞緣覺及以大乘取
 其可乘運以至道為名也上根者以脩六

度進萬行整度億流彌歷長遠登覺境而
 號為佛也本號釋迦文此譯能仁謂德充
 道備戡濟萬物也降於天竺迦維羅衛國
 王之子於四月八日從母右脇而出姿相
 超異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亦三十二而應

之以二月十五日而入涅槃此云滅度或
 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苦累也又云諸
 佛有二義一者真實謂至極之體妙絕拘
 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
 應體常湛然二者權應謂和光六道同塵

萬類生滅隨時脩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斯則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

佛既謝往香木焚屍靈骨分碎大小如粒

擊之不壞焚之不焦而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竭香花致敬慕建宮宇謂之為塔猶宗廟也故時稱為塔廟者是矣於後百年有王阿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日而就今洛陽彭城姑臧臨淄皆有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而影迹爪齒留於天竺中途往來者咸言見之

初說教法後皆著錄綜覈深致無所漏失故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

夾

三五

終以三乘為本後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皆傍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内法釋之傳於中國漸流廣矣漢初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云論曰唐太宗世既脩晉書後有勸脩南北

第一九〇册

七朝史者太宗以元魏書甚詳故特不許以今攷之信然也凡佛老典教於儒者九為外學或欲兼之自非夙薰成熟願力再來莫能窺其彷彿况通其旨歸而祖述源流者乎異哉魏書佛老志不介馬而馳逸固之間御靡旌以摩荀揚之壘步驟雍容有足觀者然則魏收兼三聖人難兼之學平四作者不平之心厥書獨見信於後世顧不美哉

比丘一清書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八